

經義考

冊天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上

易

遺句

賁象傳故不利有攸往下有剛柔交錯四字接天文也

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節象傳中正以通下有然後乃亨也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不損而益之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出善道聖人得之文在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下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爲天至爲木果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八字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爲衣在下爲裳爲言者震聲兌口聲出于口也所以能言者出于乾陽也

項安世曰爲龍震之健也爲直巽之躁也爲言兌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爲衣上服也坤爲裳下服也

坤爲地至爲黑下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爲牝馬離變坤爲牝牛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爲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爲方者坤靜而德方也爲囊者坤虛有容也爲裳爲黃地之中色爲帛爲漿不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繇辭乾爲蠱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爲絲至坤而成帛也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爲漿

震爲雷至爲蕃鮮下有爲王爲鵠爲鼓六字

朱震曰爲王當在乾爲天以下錯文也

項安世曰爲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爲鵠爲鼓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爲木至爲躁卦下有爲揚爲鶴四字

朱震曰爲揚者巽爲風輕揚震爲鵠陽鳥也巽爲鶴陰鳥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卽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爲水至爲堅多心下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爲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陷也隱伏也陽在中

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爲法棟字疑當爲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焉大過肖坎故爲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恐取於大過也

離爲火至爲科上槁下有爲牝牛三字

朱震曰爲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爲山至爲堅多節下有爲鼻爲虎爲狐六字

朱震曰爲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爲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也故艮爲狗虎之子亦爲狗坎爲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爲狐取其喙之黔也

兌爲澤至爲羊下有爲常爲輔頰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卽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象既有裳矣兌之爲常意者其爲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一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故受之以遯下有遯者退也四字

右易舉正

書

逸篇

汨作

九共

橐飭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飭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邱古文邱作𡵓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邱者卽所謂八索九邱案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橐飭然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邱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邱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邱可乎則此云九共當爲九邱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邱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

共彙飫略之可也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薛季宣曰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土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紀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耳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州矣

帝告

史記作偁

釐沃

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卽帝嚳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見史記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

汝方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于亳則桀無悛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之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史記作變俘厥寶玉誼史記

作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師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艘戰于郕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孔安國曰三艘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穎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艘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艘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

薛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咸乂史記作艾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不勝德也陳櫟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乂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蓋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于囂史記作敖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卽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顥曰囂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

遷于庇八年城庇

孔穎達曰孔傳以爲圮于相乃遷都于耿據文圮于耿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旣毀于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奄爲五邦也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薛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

胡伸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秬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于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周有大賚分器也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顏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

李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卽其地也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歸史記作歸禾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薛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可謂無睽閒之迹矣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滕之啓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徙奄之政令

薛季宣曰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

將蒲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旣踐史記作殘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奄民于魯祝

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肅馬融
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駒麗扶餘馱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
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
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
武也

薛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于亳姑而反葬于周
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君子觀於二
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汨作至毫姑凡四十有大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強通近王氏解經善爲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爲鑿說以通之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可爲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右春秋左氏傳

揅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揅誥之類

右伏勝尙書大傳